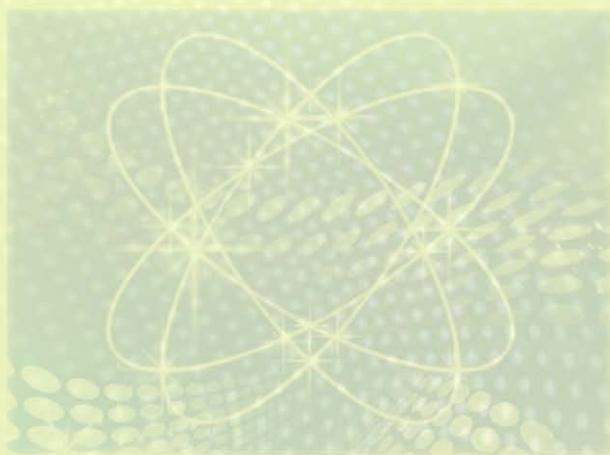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原骄子

张宝生 主编


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原骄子 / 张宝生主编. — 三秦出版社, 2008

ISBN 7

I.高... II.张... III.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 号

高原骄子

主 编 张宝生

封面题字 周一波

责任编辑 陈景群 周世闻

责任校对 纪国庆 马占仓

版式设计 郭 燕

封面设计 豆 豆 郭 燕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陕西画报社印刷厂

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87mm × 1092mm 16开本

印 张 24.5

字 数 390千字

书 号 ISBN 7

定 价 58.80元

目 录

- 1 高原圣火 霍竹山
- 23 陕北汉子 赵 石
- 46 县域经济建设的功臣 甄之剑 张子 瀚尘
- 55 高原情怀大漠歌 野畴 定华 刚利
- 63 定边腾飞自有时 民贵 民翔
- 67 油海放歌 罗志强
- 81 胸怀凌云志 热血写春秋 赵一扶 邢魏军 王林
- 86 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韩 斌
附:管理学博士论张林森
- 98 开拓创新担大任 呕心沥血铸伟业 刘军 广林 王林 一扶
- 105 大漠英杰 周学文 名欣
- 113 睿智拓展铸辉煌 黄 海
- 121 创业能手张林森 马占仓 侯占元
- 126 张林森:黄土地上写传奇 崔士鑫
附:一条“红线”
- 132 黄土赤子 记者:王臣冰 董杨 特约供稿:宗宏泽
- 137 自强不息创富路 高原放歌赤子情 周学文 王镜榕
- 142 高原胜景 白岩林
- 148 黄土铸精英 刘雪融
- 152 春色秋韵映油田 长青 海涛 夏伟
- 156 栉风沐雨十春秋 长城脚下写辉煌 王耿 李军

- 164 风雨人生路 丹心铸伟业 野 畴
- 180 而今迈步从头越 杜世明 张旭 何彪
- 184 风云相激 演绎业界风流 杨士元
- 190 陕北能源基地建设的先锋 佚名
- 199 顽强进取 奋斗不止 《榆林经济》杂志编辑部
- 207 “金三边”一位大写的人 祁广来 胡建中
- 212 黄土高原上的精英 陈建斌 张倩
- 215 撑起定边经济“半边天” 风 云
- 222 黄土高原创富路 壮志豪情铸辉煌 王镜榕
- 226 沙滩上构筑绿色长城 刘龙 曹继成
- 230 张林森：一位坚持依法治企的企业家 李小军
- 233 情系热土 心系百姓 翊 翎
- 236 谱写人生的绚丽篇章 薛芳芳 徐剑
- 240 我是定边人民的儿子 任 雨
- 246 钻塔高耸绿满塬 何志刚
- 252 阅读张总这本“书” 高天明
- 256 强将麾下无弱兵 纪国庆
- 261 高原上的山丹丹 霍静荣
- 265 一方水土出人杰 雷艳平
- 268 定边人心目中的张林森 张相才
- 273 石油英雄传 赵 石

高原圣火

——记定边县石油钻采公司总经理张林森

霍竹山

三边高原的山川地貌,贫穷的背景,及生活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们。

南面是山,北边是沙。

山高高地耸立着阳刚之气,沙矮矮地匍匐着阴柔之美。人们说山是男人,沙是女人。河水总是从山流向沙,沙尘总是从沙吹向山——这就好像男人和女人深深浅浅、浓浓淡淡的情感。爱情是一道永恒的风景线:“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,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”;思念是一座不朽的金字塔:“想亲亲想得胳膊腕腕软,拿起了筷子端不起个碗”。一声高亢或者婉转的信天游响过,女人们或者男人们都悄悄地低下了头。

这便是三边高原。

这便是高原上的男人和女人。

但是,我还要告诉你:南面的山光秃秃的,北边的沙黄茫茫的。

地处黄土高原北部过渡地带和鄂尔多斯地带南缘的三边高原,南部横亘的白于山,属丘陵沟壑区;北边绵延的毛乌素沙漠,称风沙滩地区。地势南高北低,海拔最高的魏梁山1907米,最低处的苟池盐湖1303米。丘陵沟壑区贫瘠的不长庄稼,风沙滩地区长不成庄稼。一声风调雨顺,是父老乡亲们整

整一年的美好愿望。五谷丰登的晒场，却总不能将他们的祈求高高地垛起。

土地上一镢头刨出一个金元宝，多少人不由自主地做过无数次这样天真的梦。

穷啊穷，穷得老鼠进门也长长地叹气，然后掉转头就走。

多少年多少人，为改变高原贫困的面貌，上下而求索。

一次，一位省城里来的诗人朋友采风，他不停地念叨“美啊，美啊，三边真的太美了！”我一时高兴就说：“那咱俩换一下位置——你来我这儿工作，我去你省城里住，把美留给你好了。”他说：“行啊！”你听听他说得多勉强。在白于山里，他对一户住上了砖瓦房的老乡说：“你家怎不住窑洞？窑洞多好！”老乡笑了笑没说话。那时，我的肚子里便窝满了火气：“走出窑洞难道说是落后？你是不是让我们世代穴居窑洞，头戴三道道蓝的羊肚肚手巾，身穿老羊皮袄，手里摇着纺车，口中哼着信天游，驴拉着石头碾磨吱扭吱扭地转，羊啃着无言的地皮满山坡跑，才诗情画意？你是不是还要我们刀耕火种，人背畜驮，可那是人过的生活吗？这些我们给你留着，你来享用好了。”他看着我愤愤不平的样子，无言以对。我还刻薄他，说：“要不你下辈子就投胎这里，一生一世好好地爱山。”

从此，我很少和这个后现代的疯子诗人交往了，就因为他让我们原始，就因为我们刚刚跨过了温饱线——为此，我的父老乡亲们奋斗了多少年！

有回我将这事说给另一位作家朋友听，他说三边高原或者说陕北黄土地，是艺术的天堂，但是生存的地狱。当时，我真想流泪，但我坚持控制住了。

生于斯长于斯的我，对朋友们说起家乡三边高原，常常是优美的民歌，灿烂的民间艺术，纯朴的民风，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结合的饮食，绝少提到落后与贫困。因为在我看来落后与贫困是完全可以改变的，而我说的那些是用金钱也买不来的。比方说我，从小就生活在贫穷之中，母亲无米为炊，是我最深的疼痛。我决心要做的一件事便是等长大了挣回好多好多粮食，让母亲的米缸面袋永远满满沿沿。可以说这是我上进的惟一动力。它促使我最终跳出农门，勤奋求学，从根本上摆脱了穷困。

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”我也曾有过一腔的抱负，但一个爱银子的贪官足可毁掉任何有良心的志向。我便“不惜千金买宝刀，貂裘换酒也堪豪”读我的书，喝我的酒了！

但我崇尚兼济天下的汉子,我愿为他们写赞美的诗篇。

现在我面对的定边县石油钻采公司总经理张林森,就是这样一位兼济天下的汉子。一位让我值得写赞美诗的人物。

乡亲们看到泥浆池里飘上的黑油,惊叫起了:“出油了,出油了,咱这千山真的有油!”蘸着玉米秆一点,火焰呼啦蹿了一丈多高,是圣火燃红天空。

1996年,为了给定边解放60周岁献一份厚礼,石油钻采公司总经理张林森决定自己打油井,走一条自钻自采的快速发展之路。

但公司的家底还不厚实,还得借资,此时,“定钻”良好的企业形象,成为人们信赖的法宝。不管走到哪里,谁都一句话:“只要你张林森开口,有多少钱我也愿意给借。”

挣起赔不起啊!一个决策的产生,对庸庸碌碌的鼠辈来说,似乎翻手之间形成覆手之间败落,可对智者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张林森实地考察了多少次,请教过多少位专家,自己根本记不清楚。经过与专家反复论证,研究完一大堆有价值的地质资料,专家们认为有开采价值,张林森也好像嗅到了深藏在地下的原油味儿了,他才最终拍板定案:“打!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否则,就是把我张林森赔上,也不能挽回损失。”

400万元,对还处于贫困的定边人民群众来说,确实不是一个小数字。张林森没用几天功夫就筹集齐了。张林森亲自带队,在韩渠安营扎寨。谁说过这世界上的事,怕就怕“认真”。

三边高原的春天,完完全全属于风沙统治。在毛乌素沙漠它们的大本营里,沙尘早已积蓄好了力量,只等着从西伯利亚来的同伙。春天是它们千古的约定,是它们的天下。那时它们为所欲为,给太阳蒙上遮羞布,将蓝天从小学生的课本里撵走,藏起鸟语花香,还东家进西家出的,每家每户都要匀分它们送来的礼品,一层一层扫也扫不尽的沙尘。

“黄风一刮起浑了个天,雀寻不上窝窝人睁不开眼。”人们只能吼一声信天游发泄心中的无奈了。

就是在这样的春天,张林森带领着“定钻”的石油工人们,扎营在韩渠的荒山上,开始竖立井架。黄风一阵一阵,在他们高高耸立起的井架上怪声嘶

叫,像要跟他们比试比试高低。新媳妇坐轿第一回。一群农业的人们,突然搞起了工业,难度可想而知。他们的技术都是偷着学来的,觊觎着这些地下宝藏的人,拒绝他们拥有一点技术。甚至嘲笑他们:“你们当是雇井匠打吃水井!”人心的邪恶,有时比环境的邪恶更为邪恶。

风餐露宿算得了什么?没明没夜算得了什么?流血流汗算得了什么?

安全,只要确保安全,一切的苦累都无所谓。

多少双眼睛鼓励着他们!多少声祝愿安慰着他们!多少个走出贫困的梦等着他们来圆!

5月1日黄昏,泥浆池里飘浮起了一层黑油,围看着的乡亲们与工人们一样激动,惊叫起了:“出油了,出油了,咱这干山真的有油!”有的乡亲们不放心,抱来一捆玉米秆蘸着一点,火焰呼啦蹿了一丈多高,像圣火燃红了天空。

“出油了,出油了!”喜悦的呼唤声一浪高过一浪。

“出油了,出油了!”山里娃娃跟着的呼喊一声高过一声。

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乡亲们,好像逢集遇热闹似的凑了过来:“出油了,出油了!”——传诵着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。

泥浆池里的原油不断地飘上来,不断地有人抱来玉米秆蘸着点燃,火焰愈来愈高,映红了白于山,映红了毛乌素沙漠。工人和乡亲们围着火焰跳了起来,唱了起来。山山岭岭飘荡着醉人的笑语,沟沟岔岔流淌着喜悦的歌声。

这是希望之光啊,这是高原上的圣火!

工人和乡亲们用这燃烧的圣火,庆祝定边解放60周年。

这口油井,后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“定庆1号”。

.....

已是深秋10月,张林森与“定钻”工人们还在苦苦地干着,他既是指挥员,又是操作员,更是技术监督员。斗罢了风沙,送走了酷暑,又迎来了秋霜的无情……第4口油井赶地冻前,总算安装抽油。

作为献给全县父老乡亲解放60周年的厚礼,这4口油井,分别被“定钻”的工人们命名为:定庆1井、2井、3井、4井。

这4口油井,当年生产原油12000吨,实现税利303万元,“定钻”一跃成为全县的纳税大户。

可就在这4口油井哗哗流油的时候,张林森却病倒了。起居无规律,超负荷劳作引起的感冒,吃药打针多日就是不见好转,那天他突然耳聋了。在完全失去听觉后,他才被员工们送进宁夏回族自治区医学院附属医院,诊断结果是病毒侵入了神经,引发中耳炎,导致突发性耳聋。虽然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,但是他的听力只恢复了一半,从此留下了永远的耳疾。

人民大学学术布告栏,贴出一张海报:来自改革一线的报告——从农民到国企老总。

时间:1999年11月2日。

地点:北京,人民大学学术报告厅。

300多名研究生、教授,在认真听取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。主讲是一位农民出身的陕北汉子——陕西定边县石油钻采公司总经理张林森。

直面莘莘学子及众多教授,张林森侃侃而谈。他浓重的陕北方言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演讲效果,他用朴实的语言,回顾他艰苦奋斗的历程:从1982年承包农场,到1993年创办国有石油钻采公司。论述在国企改革举步维艰之际,办好一个国有企业,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的深远意义。他形象的语言,在引来阵阵热烈掌声的同时,更引来学子们阵阵热烈地提问:

“您认为一个企业是思想重要还是制度重要?您的企业是否很快转制?”有学子问他。

“我相信制度的重要性,但思想是保证制度执行的根本。一个有先进制度的企业,如果没有成熟的思想作为基础,就好比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,只可能一时之兴,绝不会一世之盛。我们‘定钻’不急于转制,因为我们才开始发展。当然,等我们员工的思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,我们会考虑转制的。”张林森的回答引来又一阵掌声。

“您在演讲中提到反对将国有企业卖掉的做法,是针对普遍的国企,还是有所指?”又一个学子站起来提问。

“我指的是内地的县级企业,在这些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地区,国有企业发展的空间还很大,企业的潜能还未真正释放出来,在这种情况下卖掉了可惜。”张林森实事求是地回答。

“但事实证明这些企业同样存在各种国企的通病,办好也是同样困难的。”

“我不否认这些困难,但事在人为,我们总不能因为牛不拉犁耕地,就把牛、犁和地一搭里都卖了吧?而是要寻找牛不拉犁耕地的原因,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”张林森顿了顿接着说:“现在的焦点与难点在大型国有企业,你们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个范畴,我想你们要是将视线能转移到一些县级企业和县域经济上来,这对研究市场经济下的国企改革是大有益处的。”

这是实践与理论的互相沟通,这也是企业与学术的经典互动。

这次学术报告会后,一些博士、硕士们真的将目光投向了县级企业和县域经济,开始拓展他们的研究视野。

中国人民大学工商学院院长、著名学者徐二明特地约见了张林森。作为理论权威和改革实践家,他们谈得十分投机。张林森的直性子与风趣幽默的谈吐,也深深地吸引住了徐二明,从此,他们成了学术内外的好朋友。

财经学院硕士蒋攀攀说:“我这几年在国企改革的专题研究中一直没找到突破口,纠缠在江浙乡镇企业的专题上,张林森的报告,让我豁然开朗。”他把毕业论文也改为相关的主题,在论文中他称张林森为“另一种力量”,他也将继续努力寻找这“另一种力量”。

贺圈公社的农林牧场原是一个“知青点”,亏损3万元后,公社开始甩包袱。

“事在人为。”这是张林森的一句口头禅。

“事在人为。”这也是张林森成功的秘诀。

“知青”返城以后,贺圈公社的农林牧场因缺乏管理,日渐入不敷出,到1983年亏损下3万元。对此,公社领导心里很窝火,公社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,哪有闲钱填补这个黑窟窿:“承包出去,省得烦恼!”

可给谁承包呢?一个烂摊子又不是金钵子!

“张林森当了13年生产大队领导,管这没问题,就怕他不干。”有人忙忙推荐。

“行。不干不由他。”公社领导正愁找不到一个能人。

当时，张林森前脚刚迈进了公家门——他13年大队领导干出了些政绩，贺圈公社将他聘为社办的多种经营管理员。

“我大概就是刨土疙瘩的命。”张林森二话没说，背起铺盖卷住进了场部，当起了贺圈公社农林牧场场长。公社给他订下的承包期限是5年，承包费是3.5万元，剩余的算他的奖金，不足的要他拿家里的钱补贴。还签下了一纸合同，作为日后兑现的依据。

张林森一上任，先盘点他的农林牧场的家底儿：树木8054棵，奶牛10头，猪3头，羊11只，水地40亩。但“树木不成材，奶牛不产奶，猪羊绕跤跤，水地长苦菜。”——当地群众编的顺口溜是他们农林牧场的真实写照。

他问众人：“你们说的‘绕跤跤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‘绕跤跤’？‘绕跤跤’就是说你们公家连猪和羊都训练好了，走路都会扭秧歌哩！”一个快嘴婆姨的话引起一阵哄笑。

“我还要训练的唱歌呢！”张林森无奈地自我解嘲。

“‘知青’娃一走，农林牧场成没人管的后娘，你来受什么洋罪？”“快嘴”又说。

“我就是来养后娘的。”张林森笑着说：“你们看着，农林牧场立马就变样了！你们都会争着抢着来跟我打交道！”

.....

场里的工人，一个个都有气无力的。工资拿不上，他们就克扣饲料，以此养家糊口。形成牛、猪、羊吃不上便不生产，不生产他们便发不出工资的恶性循环。

张林森对他们说：“只要大家好好干，我保证不欠你们一分钱的工资。种地还赔钱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——要是这样农民不都饿死了！”

种地，张林森自然可称是“老娘婆”了。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他行行是一把里手。在他看来这办农林牧场也就是种地，没什么两样。

贺圈公社农林牧场还真是张林森的一碟小菜。他打井发展水地，水地种植玉米，青储玉米秆作为饲料，以此发展畜牧。畜牧上了台阶，反过来带动农业、林业的发展。农林牧场出现了农、林、牧良性循环、整体发展的新局面。

张林森的事迹上了《人民日报》，被誉为是陕北农业综合发展的典型，庄园经济的示范。

周围群众真的争着抢着跟他打交道：前庄商量合伙创办苗圃，后村积极争取引进种羊；这家有小孩子要他给倒牛奶，那家要他给捉一个猪娃。事无巨细，都要找他给解决。

5年后，张林森给乡上交回：树木37800棵，奶牛36头，猪25头，羊200只，水地120亩。奶牛每天产奶500斤，猪每年下猪娃200多头，羊每年生羊羔60多只。

农林牧场一下成了贺圈乡的摇钱树，5年经济净增120万元。按照承包合同，这些自然归张林森自己所有，但他不要——5年里他实际上缴承包费50多万元了！

张林森小的时候。一样受过贫寒的煎熬，但面对贫苦，他坚定地说：“不！我不认命。”毅然投身于改变贫困面貌的斗争行列。

张林森1952年12月生于贺圈乡的武兴庄村。

武兴庄，这是他的祖父逃荒要饭落脚的地方。穷了多少辈子，谁也说不清楚。直至他小的时候，一样受贫寒的煎熬。但能经受艰苦是所有白于山孩子天生具有的美德。“小娃不吃十年闲饭”——夸的就是这些山里娃娃！

生活在贫苦中的张林森，却知道贫穷没根。父亲是农业合作社主任，也经常教育他说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受父亲的熏陶，他将一切时间都用在了勤奋学习上。未来虽说遥远而又遥远，但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是草叶上的露珠——太阳一晒就无影无踪了。庄里的一位老人爱他懂事，说：“娃娃，你生在咱这山上就得认命，要是生在城里你就能做官，谁让咱穷来着！”

“不！我不认命。”张林森说得很自信。

老人看着张林森吃了一惊，以后逢人拉起话便说，穷不过三辈，张家那小子长大准是个好料。

谁知穷日子也过不安稳！

张林森刚上定边中学，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学校停课，学生回家参加农业劳动锻炼。“广阔农村，大有作为。”他不明白农村有什么大作为呢？一个同学说，管它青红皂白，人家说有作为就有作为，反正咱还年轻，等过几年再说。

一等便是十年。他的大学梦就在这一年一年的等待中悄悄地过去了

……他却痴痴地还在做着——直至现在,张林森从来没有一天放松过学习,即便是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函授学院毕业,撰写的论文《珍惜资产是企业的生命线》等在《人民日报》及《经济日报》上发表,并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客座教授,每天最少坚持学习一小时,是他雷打不动的作业。

回到村里,张林森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,与生产队几十号人,随着铁犁铧敲击的当当声早出晚归,脸朝黄土背朝天,东山的日头背西山。犁耕耙耱,提耪下籽,样样难不住他。做了两年多社员,他勤学好问的求知精神,以及不怕苦累的农民本色,被大队支部书记看上,让他当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及公社革委会委员。

两年后,支部书记让贤,张林森挑起了大队一把手的重担。老支书嘱咐他说:大队支书官不大,但事情又多又杂,还有近千张嘴的吃饭问题,稍有疏忽,小则搞得人人抱怨,大则饿死人你对得起谁?上面的事要虚做,比方说“运动”;下面的事要实做,比方说“救灾”。

这一虚一实,让张林森沉思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。但一切只能放在心里,能跟谁探讨呢?谁也不敢与他探讨!在他看来,在那些年月,他在大队支书的位子上干了十一年,没让一个乡亲饿得倒下,就是最大的欣慰和满意了。

张林森在村上的经历,我不想在此过多地絮叨,因为这是一本大书的题材;以及1987年他被定边县生产资料公司经理赵元祥从贺圈乡要走,任多种经营公司经理,将一个亏损30万的企业搞活;以及1989年他让定边县石油公司挖去,任待业青年门市部经理,带领一群亏损10万元的青年走出困境——这些都足够写书。张林森在家乡武兴庄的时间最长,他不仅生在那里,而且他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,我们听听他离开村上时乡亲们的肺腑之言:

“林森啊,要不是提拔,我们全村人上县上也要把你留下来。”

“张书记,你本是不能走的,乡亲们离不开你。”

“咱武兴庄离不了你呀!”

“张书记,要不是你,我怕早见阎王了。”

“林森,你人走了心可不敢走啊!”

七尺之躯男子汉的张林森,那时眼睛里竟然溢满了泪花:“我做得远远不够啊,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补偿吧!我人也不会走的,乡亲们放心。”

我们地下的油，他们不给分也不让我们打，真是不讲理！穷啊穷，穷则思变！

白于山早年狼多，农村时有狼吃了猪羊、伤了人畜的事件发生。一个月夜，一只狼跳进一户人家的猪圈，叼走了圈里惟一的猪娃。主妇一急，拔开门栓，撒腿紧追其后，边赶边喊叫：“打狼！打狼！”狼回头看看被撵上，只得丢下猪娃跑了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那个婆姨当时赤身裸体，后来村里人就与她开玩笑：“精沟子你撵狼了——胆大不识羞。”成了一句众所周知的歇后语广为流传——这是穷困中的无奈啊！

白于山里有一个叫“狼剩”的大男人。他小的时候，瘦得皮包骨头，穷吃饿瞓睡，一次在地畔睡着了，一只老狼在他身上闻了又闻，就是没下口吃他。后来村里人便说，老狼嫌他瘦得像麻柴似的，吃还得抹二斤猪油哩！老狼舍不得那二斤猪油，也就不吃他了，但他从此有了一个叫“狼剩”的大名。“狼剩”大难不死，如今光景总算过得出人头地——这是贫穷带来的福音吗？

“贼来了不怕客来了怕，家里头穷得光踏踏。”民歌里多少辛酸，就那么一声全吼了出去，心里也就坦然多了，还有吃了上顿没下顿要饭的呢！

“穷球打的炕板石响了，你给老子还不知想做什么矣！”一句咒语似的辱骂，叫多少想入非非者顿时收心。唉，老天爷，你怎就把咱生在这白于山里呀？

家穷可以东倒西借，县穷旋挪不得顺转。

1993年定边县财政收入1000多万元——这还是陕北的富裕县，因定边有“大青盐”。但欠干部工资2000万元，财政赤字6000万元。县长一门心思保工资，最该保证的教师工资半年未能发，一切建设无从谈起，县长也被叫为工资县长。

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：县上召开经济工作会，财政拿不出钱，只好跟羊绒毛贩子借了5000元，才解了燃眉之急。

1935年10月16日，一支土灰色的队伍，急速地行进在黄土沟峁间——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了陕北定边南部白于山的牛圈圪坨，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接待，将干净的地方让给红军住，拿出最好的东西给红军吃，帮红军买粮买菜，烧水煮饭——定边人民群众最早接纳了这支疲惫之旅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，面对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，

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四支队2000多名指战员北出延水关，来到定边西北部长城角下的盐湖，跟当地盐工学习砍柴压坝，修田整畦的打盐技术，当年产盐40万驮，最高创下年产盐70万驮的纪录。定边的盐不仅行销陕甘宁，而且远销国统区，为边区军民换回急需的粮食、棉花、布匹、钢铁、纸张等物品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长庆在定边南部白于山进行物化勘探，并在部分地区找到油层，打成多口油井。但长庆油井跟地方无关，长庆不给县上任何利益分成。当地几个农民与长庆交涉，这油是毛主席为感激我们的帮助尿下的——他老人家的尿渗入地下就成油了，你们打出来总得给我们多少分一点吧！长庆人回答说：“那你们去找毛主席，让他老人家给你们分。我们这油一点也不能给你们分。”

“开荒种地毁了林，抗战解放死了人，中央叫干甚就干甚，有点油怎就不给分？我们老区为革命做了那么大的贡献，难道还要我们拉讨吃棍！”一个老汉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额角：“你看，这就是国民党马鸿逵炮弹咬的，差点没送命。”

“你不是说‘中央叫干甚就干甚’吗？中央不让给，不信你们去问中央。”——长庆的人蛮不讲理。

几个老乡没办法，只得回家。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，他们祖宗多少辈踏在脚下的东西，凭啥一点也不给分？更使他们气愤的是，当他们说：“那我们自己也要打得卖”时，长庆人说：“你们当是打水窖，这油井有2000米深哩！再说也不是谁想打就打的，这是国家的。”

我们地下的油，他们不给分也不让我们打，真是不讲理！还说是国家的。国家的他们怎就能打能卖？他们是中国，我们难道成外国了？

穷啊穷，穷则思变！

1993年定边县成立石油钻采公司，任命张林森当总经理。

无资金、无设备、无技术、无办公场地，这样的石油钻采公司世界上怕是第一家。

“小时吃过糠，‘文革’成文盲，改革扛大梁，半百一个忙。”这首打油诗，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位县级领导总结自己的。我们且不说这是不是诗，好与

不好,但这的确是一个时代多数人的一生缩影。

我孩子小的时候,一家人吃饭时常常说起吃糠的年月。一次孩子说:“你们都吃过糠,糠好吃怎不给我吃?”逗得一家人笑。笑过,我母亲却哭了起来……妻子怪孩子不懂事:“糠有什么好吃的?”孩子振振有词:“不好吃你们怎都吃,噢,是不是都让奶奶吃了!”妻子“啪”地拍了孩子一巴掌,孩子哭了,我的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……

后来我让妻子弄点糠,让孩子吃上一次,母亲却怎么也不允。

百年树人。十年毁了的不止是一代人啊!

张林森也属于吃糠的一代。但他没有成为文盲——这是他勤奋的收获,这也是他每天雷打不动最少一小时学习的成果。

面对“四无”的石油钻采公司,张林森还是那句话“事在人为”。他相信自己,人常说“知识就是力量”,他相信自己这么多年没有白学。

长庆油田大会战后,在油田边缘地区打的9口探井,因无开采价值,后封口废弃——一封就是二十余年。但长庆认为没有开采价值,并不等于这些井就没有油。就像有钱人家的旧电视,人家淘汰不看了我们还可以看。要是这些井可以利用的话,对“四无”的“定钻”无疑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“支点”。

张林森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,得知这些井的情况跟他分析的一样:有油。但人家同时劝导他说:“要配套设备,就等于高射炮打蚊子。”他多少有点沮丧:“管它合算不合算,我只想知道井下油层情况。”凭着这些关系,他找到了9口井详细的地质资料。

张林森如获至宝。初干油井,用他看惯农业的眼睛,看这些工业的地质资料与看“天书”没什么两样,可他还是认真地看着,他对自己下决心:“我一定要看懂这些地质资料。”并且要让这些地质资料,给沉重的“定钻”以最初的活力。先学会当学生,再准备做老师,他自己鼓励自己,然后带上9口井的地质资料,通过关系,去请教长庆油田的专家,请他们实地考察,研究分析。

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论证,这9口油井都有开采的价值。

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。”谁的一句诗,突然闪现在他的脑海中。一贯务实的张林森,心里不由一阵窃喜:“这真是天助我矣!”

与张林森促膝交谈的我,那时也不由地笑了。我说:“那不是天助你,是你智慧的杠杆太长了。”——我们就阿基米德的那句“杠杆撬地球”名言争辩

过,我记得是阿基米德说给他一个“支点”就行,他说好像是要给一根足够长的“杠杆”。

然而,地下的石油就像抽象的事物,要变为摸得着看得见的人民币,还需要耗费九牛二虎的气力:首先是配套抽油设备,每口井没40万元的票子,怕是连油花花也见不上;其次还有技术问题,理论成立,操作不当——比如压裂、射孔,也可能导致前功尽弃;还有等等无法预料的现象……正像张林森所言:“又不是我们家圈里喂的牛羊,我们哪天想卖钱,拉到集市上就可以变成钱使用。”

最关键的还是钱。

“人常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,这几百万到哪去找?”张林森说:“那时‘定钻’刚成立,万事开头难,石油又是高科技、高投入、高风险项目,靠财政不可能拿出钱来,我也不敢开口跟人借钱。一些了解情况的亲戚朋友们,他三万你两万的,主动给我借了几十万,但缺口很大,我就试着跑厂家赊购设备,小子娃不能让尿憋死。”

这就是张林森!

给一家既没往来过又没有固定资产的外省企业赊销设备,河南石油钻采厂、胜利油田都一口拒绝他的要求。张林森也明白人家不放心他。信用危机,何止在经济领域?法院里天天开庭审理的就是讨不完的“三角债”,报纸上天天报道的也只有手段一个比一个了得的骗子。有人在出卖道德,有人在出卖良心,也有人在出卖青春!人格,他们将人格在市场经济下玩得一文不值。人家放心才怪呢!

张林森却信心百倍。

张林森却要以人格担保。

他一次又一次找两处的负责人,详细介绍资源优势及项目前景,真实说明他目前面临的困境,并主动邀请两处负责人来定边考察。他的坦荡,他的真诚,他的稳健,终于博得对方的信任,河南石油钻采厂决定破例给“定钻”赊销价值300万元的修井机等设备,他只付款20万。同时,胜利油田也决定给“定钻”信用贷款和技术支持——这对胜利油田来说,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

有人说这是一个“道德沦陷”的时代,有人说这是一个“信用泛滥”的时